

#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

## ——基于关中 L 村的实地调查

何倩倩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关键词** 婚配; 婚恋; 婚姻压力; 农村光棍

**中图分类号:**K 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1-0130-07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9.01.015

性别比失衡是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撰写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到 2020 年我国 20~45 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 3 000 万左右,且农村地区的性别失调程度最为严重<sup>[1]</sup>。3 000 万光棍的话题一度卷入舆论中心并引发社会热议,光棍现象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李树苗等通过数据推算发现,未来男性过剩人口将呈每年累计递增的趋势,预测平均每年大约有 120 万男性在初婚市场中找不到对象<sup>[2]</sup>。贺雪峰在实地调研中揭示出农村光棍问题的严重性<sup>[3]</sup>。婚姻是家庭再生产的基础,在传统“家文化”的影响下,农村男性青年婚配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农民家庭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存续。随着光棍大军的不断壮大,光棍问题不再是关乎个人婚姻关系的私事,同时,因此而产生的社会风险也在进一步增加<sup>[4]</sup>。农村“光棍”现象成为影响社会秩序与稳定的重要议题,对光棍现象及其成因的探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农村光棍成因的讨论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面上的讨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从性别资源失调的角度分析光棍的结构性成因,提出中国当前存在的性别比例失衡与巨大的女性缺口,对男性婚姻构成巨大挤压<sup>[2]</sup>,并进一步指出,打工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年轻女性资源的外流增加了农村男性的婚配压力,婚姻资源迁移进一步增加了农村男性的弱势积累,从而导致农村光棍现象的产生<sup>[5]</sup>。二是从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中的选择权角度提出“婚姻市场要价”<sup>[6]</sup>的解释,认为随着婚姻市场要价的形成,稀缺的女性资源占据了婚姻市场的“主导权”与“要价权”,男方的“婚姻支付能力”<sup>[7]</sup>决定了他们在婚姻竞争中的成败,当男性无力支付“高价彩礼”时,只能退出婚姻竞争,导致大量光棍的出现。三是从地域角度分析不同地区光棍产生的内在差异,揭示光棍成因的复杂性<sup>[8]</sup>。在微观研究的进路上,一些学者突出个体因素是农村光棍产生的主要原因,强调在婚恋技术主义实践中的性格因素和交际能力是决定男性婚恋成败的关键因素<sup>[9]</sup>。另一部分学者提出要从“代内

收稿日期:2018-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恋爱、婚姻问题研究”(15CRK020)。

作者简介:何倩倩(198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剥削”<sup>[10]</sup>“婚姻连带”<sup>[11]</sup>“家庭农业剩余”<sup>[12]</sup>等角度阐释农村光棍的家庭成因。

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一,对光棍成因的解释中,既有研究大多忽略了婚恋模式变迁的背景,尚未将其纳入光棍成因的研究中;其二,既有研究多是从个体与家庭的角度分别考察,从而忽略了个体与家庭在婚配过程中的内在关联机制。在当前由父母主导的“婚配”模式向由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的背景下,婚姻缔结方式正经历着“合两姓之好”到“合两性之好”的转变,择偶主体的“个体性因素”逐渐凸显并成为关键因素。在逐渐形成的全国婚姻市场下,随着恋爱技术主义的兴起,个体情感能力差的男性将遭遇“找不到”<sup>①</sup>对象的困境。同时,激烈的婚姻资源竞争则深刻地考验着家庭的婚姻支付能力,父代的经济能力影响到子代能否“娶得起”。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是决定婚配成功的双重因素。

本文的分析建立在笔者及所在的团队在关中平原的 L 村进行的驻村调查基础上<sup>②</sup>。对 L 村的调查涉及村庄性质、家计模式、彩礼、代际关系、养老等,并重点关注了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在驻村调查过程中,重点访谈了村干部、老干部、小组长等村庄精英人物,同时随机入户走访普通村民,在全面的村庄资料的基础上,对农民婚姻家庭现象做了重点调查。

## 一、农村光棍的现状与类型：村庄个案呈现

### 1.L 村的光棍现状

地处关中平原的 L 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全村 1 885 人,下辖 7 个村民小组。L 村村民将超过 30 岁未婚的男性青年称为“光棍”,原因是超过这个年龄而成功结婚的可能性很小。按照当地人的标准,L 村共 486 户,有大约 40 名光棍,就是说几乎每 12 户人家中就存在 1 名光棍。调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最近几年 L 村适婚男青年呈快速增多趋势,同时超过 30 岁未婚的男性青年数量也在不断递增,大量出现的男性婚姻需求造成了农村严峻的婚姻形势。近 3 年来,L 村的 4 组和 5 组竟没有一户人家娶媳妇。“娶进来的少,嫁出去的多,女孩儿越来越金贵了”,这是农民最直观的感受。“找媳妇难”逐渐成为农民的共识。女孩稀缺与婚配难给当地大龄未婚青年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紧张的婚姻形势让正处于适婚年龄的男性青年经历考验。

总体上看,L 村全村 40 岁以上的光棍总体数量很少。超过 40 岁的光棍多是“个体性”或“偶发性”原因造成的,他们大多是因身体残疾、精神障碍等原因而最终没能结婚成家。从他们的年龄分布上看,呈现出散点状的特征,即在 40~70 岁的不同年龄段中,没有集中出现光棍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婚姻失败的情况,从 L 村 40 岁以上的光棍来看,他们属于“婚姻失败”概率的正常范围内。按照男性最低 22 周岁的国家法定结婚年龄计算,L 村 40 岁以上年龄段光棍较少现象说明,当地 20 年前农村婚配问题并不突出。

表 1 L 村 30 岁左右光棍统计情况  
(以小组为单位)

组别	户数	光棍数
第 1 组	55	5
第 2 组	51	4
第 3 组	73	7
第 4 组	80	7
第 5 组	45	4
第 6 组	136	9
第 7 组	46	4
总计	486	40

L 村的光棍集中出现在 30 岁左右,他们的总人数有 40 人(表 1)。这个年龄的光棍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总体数量比较多,占 L 村光棍总人数的 90%以上;二是光棍数量在最近 5 年内急剧增多;三是男性青年的出生集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四是这些光棍绝大多数都是身心健康的正常人,不存在身体、心理和智力上的缺陷,甚至有一部分相貌比较出众的男性青年。30 岁年龄段的光棍是本文主要的分析对象。

① 本文引用阎云翔关于“找对象”的说法,“找得到”主要指的是年轻人的婚恋对象获得能力。在“择偶浪漫革命”章节中,阎云翔详细地区分了“说媳妇”“找婆家”“找对象”语系中所表达出来意义与内涵的差别,进一步说明择偶主体的变化:“找对象”是本人而非父母去找……体现出年轻一代的独立倾向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4-55。

②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中所出现的人名与地名均为化名。

2.1 村光棍的类型分析

有学者从经济因素角度分析光棍成因,基于此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四种类型: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缘分宿命型,并重点分析了因婚姻高消费导致的“经济贫困型”光棍<sup>[13]</sup>。这种划分突出家庭经济条件在婚姻过程中的重要性。家庭经济条件的确是影响农村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L 村的村民反映,当地年轻人相亲见面时,女方首先关心的问题是男方家庭条件,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多子家庭,很少有人会去帮忙说媒。另外,L 村还出现了“非经济贫困型”光棍,即村庄里有一部分家庭,其经济条件在村庄分层中属于中上等水平,且父母具备一定的婚姻支付能力,但子代仍面临娶妻难的危机。新出现的“非经济贫困光棍”现象说明造成农村光棍的原因除了经济条件与家庭结构之外,还存在其他因素。对此,L 村的一个访谈对象指出:“现在找对象和以前不一样,女孩子要求高,有钱不一定娶得到。人家不仅要看上你的家,看上你的钱,更要看上你的人,包括长相、个头,两个人还得谈得来,看对眼。”

从 L 村的婚姻实践中可以得出农村婚姻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个体的自由恋爱能力,受男性的外貌、身高、教育程度、语言表达能力、恋爱技术等因素影响,个体恋爱能力决定男性在婚姻市场中能否“找得到”女性资源。二是家庭的婚姻支付能力,即父代帮助子代完成彩礼、建房(买房)等婚姻支出的能力,这决定了男方能否“娶得起”。在紧张的婚姻竞争下,只有同时满足“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的家庭才能够顺利完成婚姻。如果其中某条件不具备,将会出现光棍的危机。依据农村婚姻成功的条件,可以划分光棍的类型,见表 2。

表 2 农村光棍的类型呈现

子代婚恋能力	父代支付能力	结果
找得到	娶得起	婚姻成功
找得到	娶不起	第一种类型光棍
找不到	娶不起	第二种类型光棍
找不到	娶得起	第三种类型光棍

(1)第一种类型:“子代找得到,父代娶不起”。这是典型的“经济贫困型”光棍,因家庭结构缺失、劳动能力较弱、经营能力较差、家庭代际分工与合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父母无力为子代建房或者支付彩礼,最终导致子代沦为光棍。

**案例 1:**4 组的 WLZ,今年 31 岁,WLZ 的父亲三年前病逝,母亲不会持家,家里房子至今还没有盖起来,成为低保户。WLZ 初中毕业之后在外打工,本人长得帅气,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尤其受女孩子欢迎,WLZ 在外面前后谈了好几个女朋友。2017 年春节 WLZ 带女朋友回来,不久因为男方拿不出 5 万彩礼,女方提出分手。(访谈笔记)

上述案例不成功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缺失、劳动力不足而造成的家庭经济能力差,无力支付婚姻成本。案例中 WLZ 自身的恋爱能力不存在问题,这种类型的光棍是因为父母的能力弱而造成,缺乏经济能力的父辈会背负着沉重的伦理压力。随着农村经济与社会分化,农村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加剧,会使得经济困难型光棍增多。

(2)第二种类型:“子代找不到,父代娶不起”。这种类型光棍显著的特征是“子代婚恋能力”与“父代经济能力”双重不足。

**案例 2:**6 组的 ZXQ,30 岁,一直在外面打工,存不下多少钱。为人太老实了,一直谈不到女朋友,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父亲不务正业,不好好过日子,整天爱打麻将,吃喝赌钱,欠了很多债,母亲精神上有点问题,他们根本不为儿子的婚事操心。(访谈笔记)

**案例 3:**4 组的 WMH,30 多岁,技校毕业。外貌可以,性格很开朗。在广东打工时,和别人打架,精神受到刺激,目前需要靠吃药控制。父母都 50 多岁,父亲患有身体残疾,不能外出打工,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访谈笔记)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双重失败的家庭中子代往往存在着身体缺陷、智力问题、好吃懒做、为人不踏实、不会谈恋爱等问题,而父代的经济能力有限,责任感的缺失等使得家庭没有能力为子代操心。两代人同属于村庄中的底层,他们无力参与婚姻市场竞争,这种家庭的男青年最容易沦为光棍。

(3)第三种类型:“子代找不到,父代娶得起”。这种类型光棍与他们本人的恋爱能力欠缺有关。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男青年存在身体上的劣势,如身高不够、长相不好等不受女孩喜欢;二是言语性格方面,主要是男方不善于表达,更不会哄女孩开心。三是人际交往能力方面,他们没有与异性接触的经验,一见到女孩就脸红,缺乏社会交往的能力,尤其不擅长与女孩情感互动。

**案例 4:**LZW, 32 岁,职高毕业后做焊工收入还可以。LZW 的性格十分内向,尤其爱脸红,不敢和女孩子说话。父母在家养奶牛和种田,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这两年新建了楼房。LZW 与很多女孩相亲过,都是女方看不上他,嫌他外形有点粗,皮肤太黑。(访谈笔记)

**案例 5:**LDF, 30 岁,大专毕业后在省会工作,收入比较高。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家庭负担不重。LDF 的身高有一米六,皮肤黑黑的,每年回家都相亲好几次,女孩没有看上他的,总是不合适。(访谈笔记)

**案例 6:**HCD, 35 岁,养牛大户韩老汉的儿子。针对儿子迟迟未婚的原因,韩老汉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不是有车有房钱多就有媳妇,而是两个人坐一搭能说话就是两口子。现在流行自己去外面刮(谈)一个,哄一个。儿子太内向又不爱讲话,不会交朋友。娃没那个本事,老汉也没有什么办法,连个对象都谈不下,买个房子给谁住。”(访谈笔记)

在上述案例中,这几位男青年的家庭条件都不存在问题,造成光棍的主要原因是男性长相、性格等方面存在问题。婚姻最重要的前提是要能够有恋爱对象。如果男性一直找不到对象的话,父母的态度只能是“空着急”。在搜集到的光棍案例中,“子代找不到,父代娶得起”类型的情况最为特殊。这种类型的光棍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他们虽在农村总量不多,但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 二、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民光棍形成机制

既有对农村光棍现象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对第三种类型光棍的关注不足。家庭经济因素是造成农村光棍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农村男青年能否顺利结婚,还取决于自身的恋爱能力。根据前文对光棍类型的分析,要理解当前光棍的生成逻辑就必须理解当前婚姻模式的变迁。

### 1. 农村婚姻模式变迁的三个层面

一是农村通婚圈打破与婚姻市场形成。L 村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乡土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中女子不外嫁,关中男子不外娶”的说法。在相对封闭、低度开放、性别结构总体均衡的传统时期,人们的通婚范围以本地为主,在区域性的通婚圈中“男性的婚姻需求与女性的婚姻资源供给能够保持相对的平衡”<sup>[6]</sup>。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关中地区的年轻人开始外出务工,快速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带动了婚姻资源跨区域流动,传统的通婚圈被打破并形成了开放的婚姻市场。

这造成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本地女性资源的向外流失比较严重,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到东部沿海地区打工后,与外地男青年恋爱并结婚,相对而言,嫁到 L 村的“外地媳妇”较少,流出女性的总量要多与流入本地的女性。本地女性资源流失加剧了性别比失衡,引起当地婚姻市场中对女性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二是婚姻缔结方式发生变化,快速的社会流动改变了传统婚配媒介方式,媒人开始脱嵌于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专职信息介绍员。L 村周边出现越来越多的专职媒人,他们促成一桩婚事,向男方收取彩礼 10% 作为酬谢金。三是自由恋爱兴起,年轻人开始摆脱父母婚姻权力的支配,经过媒人介绍之后,男女双方要经过一段自由恋爱经历,“父母之命”越来越不发挥作用。

二是农村婚姻关系的基础从“两姓之好”转变为“两性之好”。在传统的婚配过程中,主要是由父母行使子女婚配的权力。一般而言,父母会从家庭的整体性利益出发来促进“两姓之好”,婚姻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两个家庭利益最大化。男女双方父母为子女挑选对象时,综合考虑对方家庭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家庭财产积累能力、家庭未来发展能力以及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等。在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中,年轻人的个体情感因素缺乏表达的空间。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和农民思想观念变化,自由婚恋逐渐在农村形成,婚姻的权力开始向子代转移,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对象选择权与婚姻决策权。年轻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两情相悦”是前提因素,缺乏情感基础的婚姻很难维系,婚恋摆

脱“父母之命”而变成了个体的私人性选择。在“婚恋”模式中,男性的恋爱能力变成影响婚姻成败的新因素,那些掌握恋爱技术、外貌条件好、情感表达能力强的男青年,成为婚姻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的人。而那些“老实”“不善言辞,尤其不会哄女孩子”的男青年容易遭遇婚姻危机。

三是婚姻责任的代际重塑。关中地区的农民说:“给儿子娶上媳妇是父母的任务,是农村的风俗,更是人之常情”。父母在子女婚事上的责任既是内在的伦理责任,也是社会对父母的期待,一个人不帮助儿子完成婚配,就意味着“人生任务”没有完成。在传统时期,父母主导子女的婚姻,儿女到了适婚年龄要由父母去操心婚事,父母操心的内容包括托人说媒、张罗婚事以及完成婚姻仪式等。当前形成婚姻市场之后,结婚的前提是男女双方形成稳定的感情关系,父母开始做不了年轻人的主。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父母操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由父母托媒人介绍对象逐渐变成由年轻人自己在婚姻市场中“找对象”,父代的婚姻责任仅限于在婚事操办中支付各种婚姻消费,以完成仪式性任务。

## 2. 婚姻模式变迁背景下的光棍生成

农村婚姻模式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而发生巨大变化,具体包括婚姻资源流向、婚姻关系的基础与婚姻缔结中的代际权力等。本文将传统时期维系在本地通婚圈内、由父母主导的婚姻缔结方式,称作为“婚配”模式,将当前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和在开放婚姻市场中完成的婚姻缔结,称作为“婚恋”模式。农村婚姻正从“婚配”模式走向“婚恋”模式。农村光棍现象需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一是男性的婚姻风险变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空间限制在本地,婚姻资源也是在本地范围内流动,适婚男性资源与适婚女性资源总体保持平衡。在当前人口城乡流动的背景下,结婚成为女性改变生活状况的重要手段,年轻女性可通过婚嫁实现更好的生活,因此出现山区女孩嫁到平原地区、农村女孩嫁到城市、中小城市女孩嫁到大城市的总体趋势。在此背景下,类似 L 村这样的一般中西部普通村庄,就成为女性资源流出地,变成婚姻市场中的“洼地”。L 村农民过去二十年开始大规模外出打工,与之伴随是光棍现象的集中爆发。

二是“找得到”是成功婚姻的前提条件。自由恋爱的兴起使得年轻人掌握了婚恋的权力,社会的快速流动带来了父母以及传统的媒介方式无法介入子女的情感世界,年轻人拥有完全的恋爱自主权与婚姻选择权。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过去由家庭主导的“父母之命”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婚恋能力的要求,年轻人完全靠个体性的恋爱能力去适应与参与竞争。在当前背景下,年轻人需要靠个体的能力在婚姻市场上“找得到”对象,这是婚姻成功的重要前提。在“男多女少”的婚姻资源结构下,具有性别优势的女性掌握着更多的婚姻支配权与选择权,而适婚男性则成为被挑选的对象。身处优势的女性对男性提出了更高的情感要求,深刻地考验着男性的恋爱技术与恋爱能力。在婚姻市场中,恋爱成为一种重要的技能与本领,那些处于婚恋劣势如身体、言语性格或者是恋爱能力都比较差的男性将会处于被女性挑选的状态,时刻面临着恋爱失败的危险。一些家庭条件好却不善言谈的农村男青年,由于“找不到”对象而变成光棍。这种类型的光棍在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中不存在。

三是“娶得起”是婚姻必不可少条件。随着农村封闭婚姻圈打破和开放婚姻市场形成,年轻男性的婚姻风险增加。在婚姻性别比例失衡的背景下,女性资源占有婚姻市场的绝对优势,女方掌握了婚姻市场的要价权,性别资源的竞争带来了婚姻的竞争性消费。为了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能力,男方父母主动承担起婚姻消费成本。近年来 L 村的彩礼不断飙升,从 2012 年的 2 万涨到 2018 年的 10 万元以上,六年间整整翻了 5 倍。不仅如此,女方还新增了一些婚姻条件,如在市区购房、买车等。在家庭收入方面,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收入在维持日常消费外所剩无几,年轻人的婚姻消费压力最终由父母承担,为帮助儿子结婚会消耗父辈一生的积蓄甚至是身负重债。那些父辈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无力回应当前的婚姻竞争,最终会造成子代的婚姻失败危机。

## 三、婚姻压力与农民家庭应对策略

### 1. 婚姻失败的社会影响

在婚姻模式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婚配”模式正在失去其社会基础,而新形成的“婚恋”模式深刻地考验着适婚青年个体与家庭的综合能力,那些婚姻竞争能力比较弱的青年则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

当最近几年出现的光棍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具有群体特征的时候,这势必会引起适婚青年及其家庭的恐慌。

一是年轻人的人生危机。传统维持性别资源平衡的封闭通婚圈具有保护性功能,在当前社会流动背景下,一些自身能力不足的男性青年失去了传统的“结构性力量”<sup>[14]</sup>的保护时,他们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受到异性的排斥并遭遇婚姻挤压。一些农村男青年要么从来没有被女孩子“相中”,要么就是谈成女朋友却没有能力支付婚姻消费,他们在“一谈就崩”的失败恋爱经历中,反复遭受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经历不断失败之后,一部分青年男性开始放弃对婚姻的希望,感到对生活的“绝望”,他们的生活态度变得消极被动,甚至打算混一辈子。

二是家庭价值性危机。中国农村家庭是兼具生活性、社会性和宗教性的三位一体的单元<sup>[15]</sup>,婚姻是家庭再生产的基础<sup>[16]</sup>，“为儿子结婚”是为人父母最大的责任,是父母“过日子”的目标。在村庄熟人社会的道德话语中,一旦子代沦为光棍,相当于父母的任务没有完成,等于这一辈子白活了。在调研中发现,那些光棍的父母承担着巨大的村庄竞争压力,他们将自我定位为“失败者”,觉得在村庄里抬不起头做人。

**案例7:**面对儿子即将成为光棍的现实,一位村民表达心声:“俺娃今年30岁了,还没有结婚,俺不敢想这事,整晚上失眠。不爱出去串门,整天闷坐在家里。出去干啥呀,怕人家指脊梁骨,唾沫星能把人淹死,就算咱没听到(议论)也心虚呀!儿子年龄大了不结婚,别人在后面指手画脚,给娃没娶上媳妇是咱当老人的不中。怕人家笑话。”(访谈笔记)

## 2. 农民家庭的应对策略

光棍意味着家庭再生产的失败,婚姻失败会产生家庭危机和个体的人生危机,面对婚姻压力,农民开始主动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逻辑,并形成家庭应对策略。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调整家计模式。在家庭收入方面,L村农民家庭的收入包括务农和兼业务工两个部分,过去L村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以夫妻分工的小农家计为主,通常是中年男性在周边市县做临时工,中年妇女则以务农与照顾家庭为主。这种兼业方式的特点是农民没有充分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的积累能力不强。随着性别比例失衡的加剧,婚姻的竞争性消费逐年攀升,农民的家庭年收入远远不及彩礼上涨的价格。在这种趋势下,小农家庭的收入能力根本无法回应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农民所处的婚姻困境倒逼一部分家庭的经济行为与家庭策略发生改变。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很多家庭开始主动外出打工。其中,改变最大的是中年妇女,过去当地妇女很少外出务工。现在为了儿子结婚,她们开始离开农村走向城市去打工。最近3年L村4组只要是儿子没结婚的家庭都开始外出打工了,他们一般会到西安、宝鸡等周边市县从事保洁、家政等行业来改善家庭收入。

在家庭支出方面,娶媳妇和建房子是家庭开支的大项,这两项往往会耗尽农民家庭一生的积蓄。在相对收入不足,却面对上升的大宗支出压力时,L村很多家庭都会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尤其是一些面临儿子结婚的家庭会尽量减少日常开支,有压力的中年父母平时很少吃肉,通常一个家庭每年的猪肉消费不会超过10斤并且极少买新鲜的蔬菜。甚至一些家庭主动“降低消费层次”,减少物品的购买与花销,还有一部分家庭会尽量避免额外的人情交往开支。在收入增加赶不上彩礼上涨的情况下,L村民农民尽量降低开支,以增强家庭积累能力。

二是改变代际关系。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为了争夺性别资源,完成婚姻任务,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成本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压力。这引发了婚姻上的竞争性消费,表现为彩礼逐年飙升。婚姻成本的抬升意味着男方将卷入到激烈地婚姻消费竞争中,使得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家庭资源,这不仅考验家庭经济的积累能力,还将改变着家庭资源的分配规则。在传统的通婚圈内,为儿子娶媳妇是相对容易的事情,而且不需要花费大量的家庭资源。随着社会的流动,婚姻模式的变迁,农民正在遭遇家庭的转型,家庭再生产的难度提升,为了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任务,有限的家庭资源优先向子代集中。其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年父母的责任加重,高额的彩礼构成对父母的代际剥削;二是农村养老状况恶化,L村逐渐兴起了“养小不养老”的风气。农村老年人是家庭的纯粹



消费者,在巨大婚姻压力下,老年人便成为家庭经济的负担。婚姻压力传递到老年人那里,一些老年人开始理解子女的压力,他们选择自养的方式,尽量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好自己,不给儿子添负担。最终形成的后果就是,家庭再生产压力改变了内部资源分配的规则,婚姻的高消费压力冲击了家庭资源的分配秩序,造成了代际关系的失衡。

三是改变生育观念。近年来的婚姻压力对 L 村的农民生育观念造成冲击。性别结构的失衡带来了男性性别挤压,使得有相当一部分男性找不到对象沦为光棍,结婚难成为农民普遍的焦虑。L 村娶一个媳妇的成本包括彩礼、买房等差不多需要花费 40 万元左右,这将耗费父母一生的积蓄。如果是两个儿子的话,父母的人生任务将会很难完成。面对婚姻压力,为减轻生活负担与人生压力,年轻人开始主动地改变生育观念和生育策略。L 村妇女主任介绍:“过去村里要是家里头胎是女儿的,如果二胎再生一个女儿就会抱给人家,必须得生儿子。最近这两年思想转变的特别快,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宁愿不再生,村里已经有 10 户双女户做了绝育手术。”L 村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三种变化:一种是“不敢生了”尤其是不敢生男孩;二是“不想生了”,农民一胎化的倾向明显,生育观念上更倾向于少生与优生;第三是“男女性别更加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在农村得到了贯彻。

## 四、结 语

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家庭生活的变化尤其剧烈。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成为农民、家庭与村庄最大的焦虑。过去对光棍原因解释中聚焦于农民的家庭经济因素,经济因素难以解释新出现的“非经济贫困型光棍”现象。本文基于对村庄个案的调查和分析发现,随着婚姻模式的变迁,子代找得到对象是婚姻成功的前提,而“父代娶得起”是关键,农村婚姻的成功必须同时具备“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条件,婚姻成功需要两代人共同努力。随着传统婚姻圈的打破与婚姻市场的开放,父代和子代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发生变化,自由恋爱的兴起使得子代掌握了婚恋主动权,婚姻关系从“两姓之好”变成“两情相悦”,情感因素成为重要维度。同时,性别比失衡与女性外出打工造成农村婚姻资源失衡,赋予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要价优势,为了提高男青年的婚姻竞争力,父母加大资源支付,推动农村彩礼节节攀升,缺乏自由恋爱能力和缺乏婚姻支付能力都有可能造成婚姻失败。当前出现的农村光棍现象需放在这一整体背景中来理解。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人口研究,2007(1):1-10.
- [2] 李树茁,姜全保,伊莎贝尔·阿塔尼,等.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6(4):1-8.
- [3] 贺雪峰.农村“光棍”问题需引起重视[J].决策,2014(10):15.
- [4] 刘燕舞.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从农村光棍的社会风险谈起[J].社会建设,2015,2(6):53-69.
- [5] 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1):32-36.
- [6] 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 [7] 李永萍.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J].青年研究,2018(2):24-34.
- [8] 杜姣.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13-119.
- [9] 宋丽娜.婚恋技术主义:农村 90 后青年的婚恋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16(9):38-43.
- [10] 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 S 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J].青年研究,2011(5):31-38.
- [11] 余练.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J].人口与经济,2017(1):13-21.
- [12] 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J].人口与经济,2016(6):10-20.
- [13] 刘燕舞.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3):160-169.
- [14] 杨华.农村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因素——基于湘南水村“光棍汉”的调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7-9.
- [15] 王德福.中国农村家庭性质变迁再认识[J].学习与实践,2015(10):85-91.
- [16] 陶自祥,桂华.论家庭继替——兼论中国农村家庭区域类型[J].思想战线,2014,40(3):59-68.

(责任编辑:金会平)